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Emily Brontë
〔英〕艾米莉·勃朗特 著
吴晓晓 译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CS572490

本

f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728678

Emily Brontë

[英] 艾米莉·勃朗特 著
吴晓晓 译

I516.44
021



图书馆

I516.44
021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英)勃朗特(Bronte,E.)著;吴晓晓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8
ISBN 7-80211-136-6

I. 呼... II. ①勃... ②吴...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 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7239 号

呼啸山庄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 (100035)

电 话: 66560272 (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 (发行部)

H T T P : //www.cctpbook.com

E - mail :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京华万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0.625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2.50(全七册)

870281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大的悲痛就是他最大的悲痛，悲惨的爱情像林子里树叶飘飞落下，迎接它们的只有大地。

——艾米莉·勃朗特

译 序

在世界文学名著的作者队伍里,我们见到过不少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在十九世纪早期,一位家境悲惨的女性要出人头地是非常令人难以想像的。

艾米莉·勃朗特 1818 年出生在英国北部山区一个穷牧师的家里,自幼丧母,生活十分凄惨。由于家境贫寒,她不得不在一个慈善学校上学,平时极少与外界交往。但是,幼小的艾米莉渴望读书,特别是对音乐、文学更加酷爱,少年时代就开始写诗。学习以外的时间她和姐姐夏洛蒂经常外出给别人当家庭教师。生活的贫寒使她姐妹三人自强不息,她们决心在诗文上有所成就,1846 年自费出版了一部诗集。艾米莉短短的一生共写 193 首诗,被认为是英国的天才女诗人,而她的姐姐夏洛蒂也成了一位文学巨匠,代表作是《简·爱》。艾米莉的文学成名作是《呼啸山庄》,她和姐姐交相辉映,成为世界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1847 年《呼啸山庄》问世,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在那个贵族时代,由于人们精神的颓废,社会上流行的是伤感小说,而《呼啸山庄》所表达的强烈的爱憎情感,对人们的意识产生了猛烈的冲击,甚至引起了时代的变革。在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文学自身的影响力和它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但是,就在这部巨著问世的第二年,艾米莉就突然辞世,让世界震惊之余,不由得让人感怀“为何英年多早逝”?

《呼啸山庄》是一部爱情悲剧小说,小说的主人翁希思克利夫的形象几乎倾注了作者毕生的精力。故事的全过程始终围绕着希思克利夫的爱恨情仇,场景设计阴森恐怖,情节紧凑激烈。文

中的希思克利夫是一个弃儿，自幼饱尝主人的皮鞭和辱骂，但他不屈不挠，为生存不断地抗争。最后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但是他心爱的女人嫁给了自己仇人的儿子，这激起他无穷的报复情绪。他首先报复了自己的仇人，后来又报复了初恋情人的女儿，在极端扭曲的心态支持下，他一步步实施着自己的报复计划……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0)
第六章	(44)
第七章	(51)
第八章	(63)
第九章	(74)
第十章	(92)
第十一章	(111)
第十二章	(123)
第十三章	(137)
第十四章	(150)
第十五章	(159)
第十六章	(168)
第十七章	(173)
第十八章	(193)
第十九章	(204)
第二十章	(209)
第二十一章	(215)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38)
第二十四章	(247)
第二十五章	(257)
第二十六章	(261)

第二十七章	(266)
第二十八章	(278)
第二十九章	(285)
第三十章	(292)
第三十一章	(298)
第三十二章	(304)
第三十三章	(316)
第三十四章	(324)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那一天，我去拜访了我的房东——后来他让我讨厌之极，他是个孤僻的邻居。但那儿的景色真美丽！即使走遍英国，我也不信我还能找到这样一个与尘世这般隔绝的好地方。这是个世外桃源。希思克利夫跟我，正好可以分享这一片孤寂，真是天生的一对。他真是个奇妙的人！当我骑马来到他面前时，他用那对乌黑的眼睛狐疑地看着我，也许他完全没有猜到，我对他抱有多大的热情。当我告诉他自己的姓名时，他的眼睛里透出更怀疑的神色。

“是希思克利夫先生吧？”我问道。

他稍稍点了点头。

“我是您的新房客，我的名字叫洛克伍德。我一到这儿，就荣幸地前来拜访您，我只是希望我这样极力要求租下画眉田庄，您能够理解，昨天我听说您……”

“画眉田庄是我自己的财产，先生。”他皱起眉头，急忙打断我的话，“只要我能阻止，我是不想让任何人给我麻烦的。进来吧！”

这一声“进来”是咬着牙齿说出来的，有点暗中使劲的情绪，就连他挨着的那扇栅栏门，也一动没动，没有对他这句话做出响应。我想，即便是如此我也决定接受这一邀请。我对他感到很有兴趣，我觉得他比我还要矜持得多哩。

眼见我的马儿的腹部快要碰上栅栏了，他才伸手放下了门链，然后很不情愿地领我走上石子路。我们刚一进院子，他就大叫道：

“来把洛克伍德先生的马牵走，约瑟夫，然后拿些酒来！”

“他们家也许就这么一个仆人吧，”听了 he 让仆人做两件事，我心里暗想，“难怪院子长满杂草，篱笆也乱糟糟的。”

约瑟夫是个老头——而且显得已经很老了，尽管身子骨倒还算硬朗结实。

“老天爷，帮我们一把吧！”当他牵过我的马时，生气地低声嘟哝了一句，还白了我一眼，使得我好心地猜想，他大概是需要祈祷老天爷让他衣食无忧吧，但愿他的牢骚和我的来访无关。

呼啸山庄是希思克利夫先生住所的名称。“呼啸”这个词，在当地语言中包含着特殊的含义，它形容在恶劣的天气里，山庄所经受的风呼雨啸。当然，住在这儿，天气清新纯净，一年四季一个样。只需看一看宅子东头那几棵弱不禁风、倾斜过度的弱小枫树，还有那一排排把枝条伸向一个方向的像是向太阳乞求布施的瘦削荆棘，你就能想像出冬日北风的威力了。多亏当年高明的建筑师，这幢宅子狭窄的窗子深深嵌在墙里，墙角都砌有凸出的大石块保护着，非常结实牢固。

在跨进门槛之前，我停下脚步观赏了一下布满宅子正面、特别是大门旁边的那些奇怪的雕刻。在大门的顶上，我还发现了“一五〇〇”这个年份和“哈里顿·恩肖”这个姓名。我非常疑惑，并向这位脾气暴躁的主人请教一下这座山庄的简单历史，可是从他站在门口的那副架势看，根本就是要我快点进去，要不就干脆离开。我想我还是识趣一点，最好不要在进屋参观之前，就把主人给惹恼了，把他弄得更加不耐烦可就不好啦。

没有任何穿堂或过道，我们就直接进了这家人家的客厅。这儿的人把这叫作“正屋”是很有道理的，通常它包括一间厨房和一间客厅。不过我认为，在呼啸山庄，厨房位置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我听出噤噤喳喳的说话声和碗盘的碰撞声，那肯定是从里面传出来的；而且在大壁炉的旁边，看不到有烤、煮或烘焙的痕迹。也不见墙上有什么闪闪发光的金属器具。只是屋子的另一边，有一个木头做的大碗橱，上面整齐地摆着无数白银盘子，高得快到房顶了，里边堆放着一些银壶、银杯之类的东西，反射出耀眼

的光芒。这口碗橱很显眼,它的整个结构,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只有一个搁有食品之类的木架子,遮挡住了碗橱的一部分。在壁炉的上方,挂着几支做工粗糙的杂式旧枪,还有一对马枪。壁炉台上,并排放着三只很艳丽的茶叶罐,以作装饰品。地上铺着平滑的白石头。绿色椅子的结构简陋,背则很高。暗处还有几张笨重的黑色椅子。在碗橱底下的空隙里,躺着一只硕大的酱色母猎狗,身边围着一窝嗷嗷叫着的小狗;在别的隐蔽的地方,还有几只狗在懒洋洋地躺着。

这样的屋子和摆设,要是属于一个普通的北方农民,属于一个长着一张倔强脸膛和短衣襟、小打扮的庄稼汉,那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只要你在刚吃饭的时间,在这山区方圆五六英里的地方走上一走,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舒服地坐在他的椅子上,面前的圆桌上放着一大杯黄色的亮晶晶的啤酒。可是,屋子主人竟然是希思克利夫先生,这个对比就显得有些奇怪了。从外貌看,他皮肤黝黑像个吉普赛人,可是从衣着举止表现的气质看,他却又像位绅士——作为许多乡下绅士中的一员——也许有点衣冠不整,但他的不修边幅看上去却并不过分,并不失雅观,因为他身材挺拔俊秀。那张脸上的表情却很阴郁。兴许还会有人会认为,他多少带点儿缺乏教养的傲慢。我却觉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凭直觉,我知道他的这种矜持,是出于对卖弄感情——对互相表示热情的一种厌恶。他的爱和恨全都埋在了心里,而且还认为,被人爱或恨也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不,也许不是这样,我过分慷慨了,把自己的品性一股脑儿地强加给他了。)当希思克利夫先生遇上一个想要跟他结识的人时,就把手藏在隐蔽的地方,也许他的习惯本来如此,和我所猜测的截然不同。但愿我的这种本性是一种特别吧。我那亲爱的母亲过去常念叨,我这一辈子休想有一个舒适的家。去年夏天得到印证,我确信自己确实完全不配有那样一个家。

当时，我正在海滨度假，偶尔结识了一位极其动人的姑娘——在她还没有留意到我的时候，在我的眼里，她简直就是一个天使。我虽然从没有用语言表达过自己对她的爱慕，可是，如果眉目确能传情的话，即使一个最蠢最笨的傻子也能看出，我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后来她终于懂得了我的心意，回送了我一个秋波——这是多么甜蜜的一个秋波。可是我怎么样呢？说来惭愧，我就像一只缩头乌龟，冷漠地缩回来了。而且后来对方每向我送一次秋波，我就越冷淡，隐藏得越深，最后害得这美丽的姑娘怀疑起自己的感觉来，非常难堪，只好恳求她妈妈赶紧带她一走了之。

由于有这种古怪的脾性，大家都以为我冷酷无情。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是多么冤枉啊！

我在壁炉旁慢慢坐在一把椅子上，我的房东也在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定。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伸手想去抚摸那条母狗。这时它已绕开那窝小宝宝，偷偷地溜到我身后，微张开嘴唇，白白的牙齿馋涎欲滴。

我的爱抚却惹起它的反感，它从喉头发出一串低嚎。

“别去惹这条狗，”希思克利夫大叫了一声，同时用力跺了一下脚，那凶狗才老实下来，“它不习惯受人溺爱——它可不是供人赏玩的宠物。

说罢，他离开椅子走到门口，再次高声叫道：“约瑟夫！”

约瑟夫当时在地下室的深处，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什么，但是不见有上来的意思，希思克利夫离开屋子，只剩下我和那条凶恶的母狗面对面地对峙着。不仅如此，还有一对狰狞的蓬毛牧羊犬，也和它一起恶狠狠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不想惹麻烦，便一动不动地和它们对峙着。我原以为它们一定不懂无言的逃逗，就对它们挤眉弄眼，做起鬼脸来。哪知我的某个鬼脸竟惹恼了母狗，它勃然大怒，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我吓了一跳，连忙把它推了下去，又拉过一张桌子来遮挡。这一下

麻烦可更大了,六只大大小小的恶狗,疯了一样从藏身处蹿了出来,朝我扑了过来。我陷入包围中,就使劲地挥动那根拨火棒,把较大的恶狗拨开,同时大声呼救,叫主人赶快来帮我摆脱困境。

气愤的是,希思克利夫和他的仆人依旧不慌不忙走出地下室。尽管壁炉前乱成一团,又是撕咬又是犬吠,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丝毫着急的意思。

幸亏这时从厨房里迅速奔出一个健壮的女人,她整了一下衣服,喘着粗气,挥舞着一只煎锅,冲到战场。就凭着这件武器,还有她的舌头,达到了目的,出奇地平息了这场风暴。待到她的主人上场时,恶狗已散尽,只留下她了,她也累坏了。

“上帝,这到底是怎么了?”他瞪了我一眼问道。刚才就那样不友好地对待我,现在又给我这样的脸色看,真让人受不了。

“真是倒霉透了!”我也抱怨着说道,“就是有鬼附身的猪群^①,也没有您家的这群恶狗凶哩。您是想拿我当它们的点心吗?”

“不去招惹它们,它们是不会这样的。”他把酒瓶放到我的面前,把拖开的桌子搬回原处,“狗是应该很敏感的。喝杯酒怎样?”

“不用了,谢谢。”

“没被咬着吧?”

“要是我给咬着了,那帮畜生就没好果子吃了。”

希思克利夫阴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啦,好啦!”他说,“让您受惊了,洛克伍德先生。来,喝一杯吧。我这屋子已经很久没有客人来了,我得承认,我和我的狗都不知道该怎样来接待客人。干杯,先生!”

我弯弯腰,举杯回敬了一下。我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为了一

^① 据《圣经》记载:耶稣要鬼从一个被他们附着的人身上出来,“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详见《圣经·新约·路迦福音》第8章第29—33节。

群畜生的失礼，坐在这儿生闷气，的确有点犯傻。再说，我也不愿让这家伙再拿我取笑，因为现在他取笑人的兴致已经给鼓动起来了。

而他，也已经觉察到，得罪一个好房客是很傻的。所以也缓和了态度，语气也不再那么傲慢，他和我谈起了我目前这住处的一些特点——这是令我感兴趣的。

我发现，对于这个话题，他是非常有见解的。临到告别的时候，我竟然兴致勃勃地主动提出明天还要来拜访他。

他好像不希望我这么做。尽管如此，我还是下决心要来。的确是的，跟他比起来，我发觉自己是多么爱交际啊。

第二章

昨天下午天气冷冷的，笼罩着大雾。我本想在书房静静地看书，不打算踩着荒原上的泥泞到呼啸山庄去了。

可是，当我用过正餐（我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用正餐，我一位稳重的女管家——是租房时讲明必须一起雇下的，她总是不能把正餐放在五点钟，对我的要求也不加理会^①），我懒懒地上了楼，快跨进书房时，却见一个女仆跪在地上，身边放着扫帚和煤斗，用大量的煤灰盖住火苗，弄得满屋子尘土飞扬。这一景象使我立刻调转了头。我穿好衣服，走了四英里路，来到希思克利夫家的花园门口。这时天空中开始飘起雪花，我正好躲过了今年的第一场鹅毛大雪。

山顶上很荒凉，土地给冻得结结实实的，寒风凛冽，冷得我直打哆嗦。我打不开花园的锁，干脆就跳了进去，石路边长满杂草。

^① 洛克伍德来自城里，当时，在南方上流社会里，人们通常把主餐安排在下午五点钟，而在北方，特别是在农村和下等社会，主餐往往安排在中午十二点。

我敲了半天门,把我的指关节都敲疼了,引得那群狗也狂吠起来。

“这样糟糕的人家!”我心里嚷道,“就凭你们这样无礼待客,就该让你们跟人类永远隔离。至少,在白天我还不把门闩得这么死死的,我才不管呢——我非要进去不可!”

打定主意,我就抓住门闩,使劲摇动起来。脸色乖戾的约瑟夫,从谷仓的一个圆窗洞里探出头来。

“你干吗?”他大声叫嚷着,“主人在羊圈里。你要跟他说话,就打谷仓的那头绕过去。”

“屋里没人开门吗?”我也大声应答道。

“除了太太,一个人也没有。你就是闹腾到夜里,她也不会来开门的。”

“为什么?你不能告诉她我是谁吗,约瑟夫?”

“别找我!我才不来管这种事哩。”咕哝了这么两句,那脑袋就不见了。

雪开始下大了。我抓住门把,想再试一次。这时,后面院子里出现了一个扛着干草叉、没穿外套的小伙子。他招呼我跟着他走。于是,我们穿过洗衣房,经过一个石头铺的院场(那儿有一间堆煤的棚屋,一台水泵,还有一个鸽子棚),终于来到了头天接待过我的那间暖和、敞亮的大屋子。

壁炉里,煤块、泥炭和木柴混合燃起的熊熊炉火,烧得正旺,闪耀出明亮、欢快的光辉。在将要摆上丰盛晚餐的餐桌旁,我很高兴地见到了那位“太太”,以前,我从没想到他家还有这样一位人物。

我对她行了礼,然后等待着她请我坐下。可她只是朝我望了一望,就往后朝椅背上一靠,再也不发什么声响了。

“刮暴风雪了!”我说,“希思克利夫太太,我怕是因你的仆人贪闲,让你家的大门受累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使他们听到我在敲门!”

她始终不吭一声。我瞪大眼睛注视着她——她也瞪大眼睛注视着我。而且一直就用一种冷漠的神色盯着我，让人甚感窘迫，极不自然。

“坐下吧！”那小伙子粗声粗气地说，“主人要来了。”

我照他的话坐了下来，然后轻咳了一声，轻唤了一声那条叫朱诺的恶狗。这第二次见面，它总算赏脸，摇了摇尾巴尖，表示承认我跟它算是相识。

“多漂亮的小狗！”我又开了个头，“太太你是不是打算不要这些小狗？”

“它们不是我的。”这位可爱的女主人说。那腔调比希思克利夫的答话更令人厌恶。

“啊，那么你疼爱的一定在这一堆里了！”我转身朝着一只不太能看清的靠垫接着说，那上面像是伏着几只猫。

“疼爱这些东西那可真是怪了！”她轻蔑地说。

真倒霉，那原来是堆死兔子。我又轻轻清了清嗓子，向壁炉靠近些，再次说起今晚天气不好之类的话来。

“你本来就不该出门的。”她说，站起身来，伸手到壁炉台上去拿那两个彩色的茶叶罐。

她原本坐在光线被挡住的地方，这会儿我可把她的整个身材和面貌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她身材苗条，显然还没有度过少女期。体态真是好极了，还有一张我生平从没有见到过的俊俏的小脸蛋，五官精巧，非常可爱。淡黄色的鬈发，或者不如说是金黄色的鬈发，披散在她细嫩的脖子上。那双眼睛，要是配上愉悦的表情的话，会让人怎么也无法抗拒了。是我这颗容易动心的心有幸，此时它们流露出的，是近乎于轻蔑和绝望之间的神色，这看上去和她的小脸特别不协调。

她几乎够不到茶叶罐。我起身想帮她一下。她猛地朝我转过身来，就像一个守财奴看到有人想要帮他清点金子一样。

“不用你帮忙，”她厉声说，“我自己拿得到。”

“对不起。”我连忙回答。

“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她一面往自己那整洁的黑衣裙上系上一条围裙，手里拿着一匙茶叶正准备往茶壶里倒，一面问道。

“如果能喝杯热茶真是太高兴了。”我应声说。

“是请你来的吗？”她又问了一句。

“不，”我脸带一点笑容说，“你正好可以请我喝呀。”

她蓦地把茶叶倒回罐里，把匙子和茶叶罐一丢，一下子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她前额紧蹙，努着娇艳的红唇，就像一个委屈得快要哭出来的孩子。

这时，那小伙子早已穿上一件相当破旧的外衣，直挺挺地站在壁炉跟前，从眼角里瞅着我，那神气，就像是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未了结的深仇大恨似的。我开始怀疑起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来了。他的衣着和谈吐都很粗俗，一点也没有希思克利夫先生和他太太身上所能看到的那种优雅气质。他的棕色鬈发浓密、蓬乱，像个野人，他的胡子像头熊似的布满双颊，他的双手就像普通劳动者那样又黑又粗。可是他的态度举止却很随便，几乎还有点旁若无人的意思，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家仆伺候女主人应有的那种小心殷勤。

既然无从判断他在这家人家中到底是什么地位，我觉得还是不去理会他那奇怪的举止为好。过了五分钟，希思克利夫先生进来了，多少总算把我从这种不自在的场面中解救了出来。

“您瞧，先生，我说话算数，真的来了！”我装出高兴的样子，大声嚷道，“不过我怕是要让这鬼天气困上半个小时了——要是您容许我在这儿暂避一下的话。”

“半个小时？”他说着，抖落衣服上的雪片，“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选这么个大风雪天出来闲逛呢。你知不知道你会有陷入沼泽的危险？就连熟悉这些荒原的人，在这样的夜晚，也常常会迷